

冯友兰《新世训》新估

邓联合

(中国矿业大学 徐州 221008)

内容提要 被冯友兰本人及众多学者忽视的《新世训》一书实质上在“贞元六书”构成的新理学体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该书一方面是此后的《新原人》的诱发性著作,另一方面也开始凸显了冯氏新理学体系中本体形上学和人生哲学断为二截的内在矛盾。

关键词 新世训 形上学 人生哲学

1939 - 1940年,冯友兰先生应当时的开明书店之邀,在《中学生》杂志上连续撰写发表了十篇关于青年修养的文章,这十篇文章是《尊理性》、《行忠恕》、《为无为》、《道中庸》、《守冲谦》、《调情理》、《致中和》、《励勤俭》、《存诚敬》、《应帝王》。1940年7月,这十篇文章被编为一部书并以《新世训——生活方法新论》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这部书虽亦是“贞元六书”之一,但冯先生却似乎从来都很不看重它,他在晚年对《新世训》有一个轻描淡写的总体评价:“现在看起来,这部书所讲的主要是一种处世术,说不上有什么哲学意义,境界也不高,不过是功利境界中人的一种成功之路,也无可值得回忆的了”。^①

或许是受到著者自己较低评价的影响,在当代学者对冯友兰新理学思想的广泛探讨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几乎都集中在了《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这几部在新理学体系中具有框架意义的著作上,而对《新世训》一书在新理学形上体系中的特殊意义以及该书作为一个独立文本的独特价值这两个方面的深入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即使有学者在其相关论著中偶涉此书,他们也只是大体上沿用了冯先生本人的原有看法,如程伟礼认为:“《新世训》名义上讲生活方法新论,实际上无非是讲一些现代生活中仍然有价值意义的普遍传统道德,主要是讲青年修养的一种处世术”;^②涂又光也指出:“……冯先生本人对《新世训》评价最低,因为它没有讲到天地境界”。^③显而易见,这些看法都没有超出冯友兰先

生自己的低调评价。

应当承认,冯友兰在《新世训》中确实既没有像在《新理学》中那样用纯思的哲学方法创造性地提出“理”、“气”、“真际”一类的形上范畴或命题,也没有如在《新原人》中那样独具慧眼地拈出一套完整的人生境界理论,并用它去辨析规整人们当下现世生活的诸多样态。不过,如果把《新世训》放在由“贞元六书”架构的新理学形上体系的总体文本中去考察,就会看到该书在其中实是有着不可忽视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作为“贞元六书”之一的《新世训》在新理学体系中处于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笔者这个论断第一方面的含义是:《新世训》是构成新理学体系核心文本之一的《新原人》的诱发性著作,它促动了冯友兰的新理学思想由《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向以“四境界”理论为主干内容、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为旨趣的人生哲学系统的推进。

与对待《新世训》的态度不同,冯友兰先生历来都非常看重《新原人》一书。在该书的《自序》中他曾说:“此书虽写在《新事论》、《新世训》之后,但实为继《新理学》之作。读者宜先观之”。^④冯先生在1950年首次自我否定“贞元六书”的文章中,唯独为《新原人》辩护,则更能说明问题。近年有学者提出:《新原人》专讲怎样提高人生境界的哲学中心问题,所以“当然是‘贞元六书’的中心著作”。^⑤此论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亦可见《新原人》在新理学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新原人》主要阐述了人生“四境

冯友兰《新世训》新估

界”理论。冯友兰认为,人们生活的精神境界由低到高,可依次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决定其境界高低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对于宇宙人生可有不同程度、不同内容的“觉解”,宇宙人生即可因为“觉解”的不同而对人产生不同的意义。“宇宙人生对于人所具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④冯友兰说:“境界有高低。此所谓高低的分别,是以到某种境界所需要底人的觉解的多少为标准。其需要觉解多者,其境界高;其需要觉解少者,其境界低”。^⑤人之所以能因“觉解”而有不同的境界,是由于“觉解”是人最本质的规定性,冯先生说:“人是有觉解的东西,或有较高程度底觉解底东西”,因此“人生是有觉解底生活,或有较高程度底觉解底生活”,他强调:“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生之所以异于别底动物的生活者”。^⑥

可以断言,《新原人》的人生“四境界”理论是完全建立在“觉解”思想这块基石上的,因为如果没有人的“觉解”,宇宙人生就不会对人产生意义,而人因此方能得到的不同境界也就无从谈起了。将“觉解”视为《新原人》中至为关键的范畴,恐不过分。^⑦“觉解”思想虽然是冯友兰首先在《新原人》中明确提出来的,但事实上在此前的《新世训》一书中,这一思想就早已有其端倪。

在《新世训》中,冯友兰指出,作为“人的生活所依照底本然规律”的“道”,虽然人们本来都是多少依之而行的,“而非个个人都知他是照着道行,而道的完全底意义,更非个个所能皆知”,因此,完全地依“道”而行,自觉地过一种符合“道”的要求的生活,就是不容易的了。冯先生说,《新世训》一书的目的,即是“将‘道’揭示出来,‘叫人可以有意地依照着生活,使其生活本来多少依照这些规律者,或能完全依照之’”。^⑧这实质上是希望人们完全了解生活的本然规律,并自觉地依此而行。了解加自觉,即可得到一种“觉解”的生活。以《新原人》中的“四境界”理论来衡量,具有这种“觉解”的人虽然也许只能处于功利境界中,但是他毕竟对于自己的生活 and 外在世界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自觉,并且,如果能够把这种“觉解”往前推进一步,而达到对于宇宙人生亦有完全的了解,并把这种完全的了解贯彻在日常生活中,则即可达到更高的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

在《新世训》中,冯友兰还提出,“人是理性底动物”,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此处的“理性”兼包道德理性和理智理性两个方面。“有道德底理性,所以他能有道德底活动。有理智底理性,所以他能有理智底活动,以及理智的活动”。^⑨虽然“人都是理性底”,可是却又“不完全是理性底。但完全地是理性底却是人的最高底标准,所以人必须自觉地,努力地,向此方面做。自觉地,努力地

向此方面做,即是‘做人’”。在道德理性和理智理性两个方面都已达到完全程度的人即是圣人,圣人是“做人”的最高目标。^⑩从表面上看,这里提出人的本质即是“理性”,似与后来《新原人》中认为“觉解”是人的本质的观点有异,但实质上二者是一致的:“觉解”即体现了一种摒弃蒙昧与无明的理性精神,人的理性本质则要求人们对事物和生活都要有正确的自觉了解,对一己和社会有清醒的觉知。“理性”与“觉解”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把人的理性本质灌注在他的日常社会活动中,则必然可得到一种“觉解”的人生。

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关“觉解”这个重要思想的若干要点,冯先生在《新世训》中事实上早已开始酝酿并已做出了初步的表述。可以说,从《新世训》提出人的本质是“理性”到《新原人》确认人的本质是“觉解”,以及从《新世训》所强调的人们对生活“本然规律”的了解,自觉到《新原人》详细阐发的对宇宙人生的完全“觉解”,其间已经不存在着任何不可逾越的理论鸿沟。《新世训》中有关“觉解”思想的萌芽,在《新原人》中得到了全面的丰富、充实和发挥,其结果便是诞生了冯友兰先生最富创造性的人生“四境界”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世训》是《新原人》的诱发性著作,是新理学体系中的人生哲学系统最初始的启动。

《新世训》在新理学体系中处于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笔者这个论断另一方面的含义是:在冯友兰从《新理学》对纯粹形上学系统的建构向《新世训》对现实人生中具体生活方法的探讨之转渡过程中,整个新理学思想体系中隐含的形上与形下、实际与实际之间断为二截的根本矛盾,就已经开始初显苗头了。换言之,整个新理学体系内部固有的本体论和人生哲学之间的断裂,在《新世训》中已经有所凸现。

这里有必要首先讨论一下新理学体系的内在矛盾问题。冯友兰说,“贞元六书”,“实际上只是一部书,分为六个章节”,^⑪“《新理学》这部书是我在当时的哲学体系的一个总纲。如果把六部书作为一部书看,《新理学》这部书应该题为‘第一章:总纲’”。^⑫在当代学者中,也曾有人认为“贞元六书”构成的是一个逻辑严密的完整哲学体系,而作为开篇之作的《新理学》即是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石”,“是冯友兰讨论社会人生问题的形上学依据”,其他五书则是《新理学》的逻辑推演和实际运用。^⑬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贞元六书”构成的新理学体系并不完整严密,它自身蕴涵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巨大的理论张力”。这个矛盾的实质便是:《新理学》并不能构成其他五书中最为关键的《新原人》和《新原道》的形上学基础,因为后二书所着力阐扬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

人生最高境界是统一了形上与形下、真际与实际的,而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形上与形下、真际与实际却是截然分离的。^⑩既然如此,这一离一合的前后两块之间怎么能够对接起来?

持此观点的学者一般认为,新理学体系中存在的这种二元分裂,只是到了《新原人》一书出现后才开始表露出来,因为正是在这部书中,冯友兰才开始试图超越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立场,而转到具有中国传统人文特色的人生哲学上来。但笔者的研究表明,新理学体系蕴涵的本体论和人生哲学之间的断裂,其实早在此前的《新世训》一书中就已经彰显无遗。

在该书的《绪论》中,冯友兰说:“人的生活也有其本然底规律,任何人都必多少依照它,方能生活”。^⑪何为生活的“本然规律”?按照《新理学》的形上学立场,人的生活也是一事物,也有它必须依照的“理”;本体的生活之“理”决定了生活也本有一套自己的规律,这套规律即生活的“本然规律”。必须明确的是,生活的“本然规律”不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来并为它所决定,而是由本体的生活之“理”衍生出来并为“理”所规定,所以,这套规律实质上也是处于形上层面的。无论人的现实生活是否依照它,它都永远存在。但是,人的现实生活却必须依照这套规律方能得以展开,只不过人们有时并不觉知自己对生活“本然规律”的依照罢了。可见,形上的生活“本然规律”总是完全的、绝对的,而现实中人的社会生活则是不完全的、相对的,因为人们只能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地依照着它而生活。

接下去,冯友兰说,《新世训》一书的目的即是要“发现这些规律,将其指示出来,叫人可以有意识地依照着生活,使其生活本来多少依照这些规律者,或能完全依照之”。^⑫但是通观全书,我们看到,冯友兰只是将“尊理性”、“行忠恕”、“为无为”、“道中庸”、“守冲谦”、“调情理”、“致中和”、“励勤俭”、“存诚敬”、“应帝王”这十条法则直截列为生活的“本然规律”,而并没有首先说明它们为什么就应该是生活的“本然规律”,以及他自己又是怎样“发现”这些形上规律的。事实上,冯友兰此处的本意是要贯彻其新理学体系的一条内在逻辑路线,即:《新世训》是对《新理学》的具体应用,人的现实生活方法是对实际之中的生活“本然规律”的实际依照。但是,在全书所有十章的论述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作者是怎样从《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推演出来这些现实生活方法的,我们只能看到作者在根据一个个不同的具体生活情境去指导人们怎样生活。更进一步说,我们也看不到那些所谓的生活“本然规律”究竟会对人的现实生活发生什么作用,因为即使没有这些形而上的“本然规律”,或者即使把这些本不玄

远的“本然规律”径直当作形而下的生活方法,人们按照这些具体生活方法,也仍然能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冯友兰先生没有料到的尴尬结果:即使没有《新理学》意谓下的“本然规律”作为形上依据,《新世训》所阐发的生活方法理论也仍然具有其现实有效性,并且,我们在研读《新世训》这个独立文本时,也不会因其没有了“本然规律”的形上依据而感到它会发生什么理论困难。如此,《新理学》的形上学和所谓的生活“本然规律”,对于《新世训》及其讨论的生活方法,也就完全成了多余的虚设。这种虚设性表明,在整个新理学体系的本体论和人生哲学、真际与实际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理论断裂。可见,《新世训》在促动冯友兰先生从形上学系统的建构转向人生哲学的探讨,从而推进新理学体系扩展、完成的同时,也开始暴露了这一体系最为根本的内在缺陷,即形上与形下断为二截。

晚年的冯友兰先生仍然坚持认为,《新世训》同此前的《新事论》一样也应当是“《新理学》实际应用的一个例证”。^⑬但是上述分析表明,这个实际应用实质上是不成功的,因为,《新理学》中的形上学系统并不能顺畅地嫁接落实到人们当下的生活之中,并且过渡出一套具体的生活方法来。究其根源在于,作为冯友兰整个新理学体系逻辑起点的“理”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形式化空壳,^⑭既然如此,同样也是一个逻辑空壳的“生活之理”又怎么能够包涵“忠恕”、“情理”、“勤俭”、“诚敬”等等这些丰富的经验内容呢?而“行忠恕”、“调情理”、“励勤俭”、“存诚敬”这些所谓的生活“本然规律”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⑮

①②③④⑤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0、245、246、256页。

⑥程伟礼:《信念的旅程——冯友兰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⑦⑧冯钟璞、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146页。

⑨⑩⑪⑫⑬⑭⑮冯友兰:《贞元六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552、557、526、376、390、392、375、376页。

⑯邓联合:《论“新理学”中的“觉解”思想》,载于《中州学刊》1998年第5期。

⑰田文军:《冯友兰新理学研究》,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⑱郑家栋:《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⑲刘述先:《平心论冯友兰》,载于台湾《当代》1989年第35期。

作者简介:邓联合,哲学硕士,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文 涛)